

静之山水磨坊

静静的磨坊

（儿童小说集）

（儿童小说集）

朱晓国

朱晓国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北京

静静的水磨坊

朱晓国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3.125印张 159千字
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368 定价：1.45 元

印数：0001——8000册

目 次

静静的水磨坊	(1)
大星和他的爸爸	(50)
夺宝记	(68)
发生在博物馆里的故事	(121)
一 迟到的小表哥	(121)
二 表兄妹之间	(129)
三 不速之客	(135)
四 柳小芬说古	(139)
五 古刹夜盗	(144)
六 陶杰吃西餐	(151)
七 黄帝子孙	(155)
八 信的风波	(161)
九 表兄妹吵架	(165)
十 金观音	(169)
十一 月儿快圆了	(175)
十二 文物被盗	(183)
十三 考古学家	(191)
十四 陈三江死了	(197)
十五 面对国徽	(205)
十六 疯女人的回忆	(212)
十七 国外归来的人	(222)
十八 最后的话	(230)

静静的水磨坊

一 古怪的水磨坊

清姜河八月的夜晚，安谧、清凉。

大概是九点钟了吧，一支手电筒的光柱，在河边小径旁的草丛里闪耀，时而响起孩子们的说话声。

“哥哥，我困啦！找不到书，回家让妈妈买新的好了，遇上蛇，那多怕人！”

手电的亮光一闪，落在一个八九岁的女孩的身上。她穿一件天蓝色连衣裙，扎着一对细溜溜的小辫儿，正张着圆圆的嘴巴打哈欠。打手电的是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，名叫刘小宝，圆头、圆脸、圆眼睛，胖乎乎的身子也快变成圆面包了。他手里提着满满一篮猪草。

“小华，今晚上你真讨厌！猪草拔得少，丢了我的英语课本，这会儿还闹瞌睡。看我下回还带你来？！哼！象个跟屁虫一样，总跟着我们，烦人！”刘小宝忿忿地训斥妹妹小华。

小华嘟嘟嘴，不敢吱声了。她最怕哥哥撵她回家。

手电的光柱又移向草丛。孩子们继续寻找丢失的英语课本。

走在前面的刘小宝的同班同学杜平，背着一网兜猪草，喘吁吁地提议说：“小宝，咱们再上水磨坊那边找一找。小华不是在那儿跌了一跤的吗？”

刘小宝一想，立刻点头同意：“对、对，说不定就让小华丢在那儿了。咱们回去找找看。要不回家妈妈会骂我呢！”

小宝和杜平是农学院附中的学生。放暑假了，他们仍然惦念着“白金牛”。“白金牛”是农学院的大哥哥、大姐姐们和杜平爸爸养的种猪，专门做试验用的。附中操场与猪场只隔着一堵墙。同学们和学院的大哥哥、大姐姐们商量好：暑假里，由他们轮流给猪场拔猪草，等那头从国外引进的短嘴巴大种猪下崽，就分一只猪娃给他们喂养。今天，轮上杜平和刘小宝拔猪草了。他们在清姜河边拔一会儿草，坐在夕阳映照的河滩里念一会儿英语单词，再跳进河里洗洗澡、打打水仗，玩得痛快，劳动得也有趣。谁知道，当夜幕降临，他们正准备回家的时候，刘小宝发现自己的英语书被妹妹小华搞丢了。小宝是个麦秸火——一点就着的急性子，气得跳着脚向小华发了一顿脾气。三个人只得又回过头去找书。

忽然，小华“哇”地一声哭起来了，说什么也不肯再往水磨坊那边走。

杜平诧异地问：“小华，你哭什么呀？”

“我……呜呜！我不去水磨坊嘛，我怕……”小华双手捂住眼睛，抽泣着说。

刘小宝和杜平异口同声地问：“咦！你怕什么呀？”

小华咧着嘴说：“你们忘了？校工强伯伯不是说过的，这

个水磨坊里……吊死过一个女人。强伯伯说，一到晚上，她的魂儿就跑出来了……啊！我怕，我怕！”她惊慌万分，猛一下扑到哥哥小宝的身上。

学校的老校工强海，确实给许多同学讲过水磨坊里吊死过人的事。你传我，我传你，添枝加叶的，就越传越吓人了。大概是心理作用吧，小宝和杜平四下望望、听听，仿佛真看见吊死鬼一样，禁不住打了个哆嗦，身上冒出一层鸡皮疙瘩来。三个人不觉紧紧地倚靠成一堆儿。

墨黑墨黑的夜幕，将夏季清姜河的一切美丽动人的景色，遮盖得严严实实。散步、乘凉来的人们都回去了。看不见河水，望不见秦岭，听不到人声，只有草丛里的萤火虫，稻田里的青蛙，还有石缝中不知名儿的小虫跟他们做伴。夜风裹着潮湿的水腥气，裹着青草、野花和庄稼的清香，一阵阵扑来，撩拨他们的衣衫，摩挲得树叶儿簌簌价响，仿佛有人在黑暗中窃窃低语着什么。

刘小宝忽然想起刚读过的《小兵张戛》，张戛子多勇敢啊！他顿时什么都不怕了，一挺胸，推开小华，高声儿嚷：“你真是胆小鬼！你见过水磨坊里吊死的人吗？人死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哪儿来的鬼魂！杜平，咱俩去找书，不管她！她连毛毛虫都怕呢！”

小华一听哥哥说不管自己，哭得更厉害了。

杜平跟刘小宝一般大。但他的性情儿温和，爱动脑子，办事儿细心，还常爱说几句又风趣、又幽默的俏皮话儿。在学校，他经常一个人扮几个角色，给大家演独角戏呀，讲故事呀，逗得同学们笑得直流眼泪。他拉住小华的手说：“哎！小华，别害怕，有你哥哥和我保护着你呢！”接着，他又拿腔捏

调，用讲故事的神气大声说道：“报告小华司令，你最忠诚、最勇敢的卫兵刘小宝、杜平前来报到。管它什么蛇呀、死人呀，我们都能对付！”

这一来，小华破涕为笑了。

刘小宝也忍不住笑着捅杜平一拳头。

他们向水磨坊走去了。

不一会儿，明亮的手电光柱射到一间破草房子上。它早已颓败了，建在水池上的半边房已经坍塌，盖在地面上的半边房也摇摇欲坠；房子四周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，密密麻麻象一堵绿色的墙壁——这就是水磨坊。它立在河西岸的西山脚下，那儿又偏僻，又荒凉。再往西走不远，就是乱坟岗子了。一个个黑黝黝的坟堆儿，象是一群可怕的怪兽伏卧在地，一直延伸到半山坡上。一条野草葱茏的水渠通向磨坊的水池子里，随后渠水又滴进北边的大水塘。

人们说，解放前这是一家恶霸地主的磨坊，解放后回到了人民手中。自从社员们使用电磨加工粮食后，就把它废弃了。多少年风吹雨打，使它渐渐糟朽坍塌了下来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传说有一个不明身份的女人，在里边上吊自杀了，就很少有人再来这里。孩子们上河边玩儿，更是远远地躲着它。

朦胧的夜色里，三个孩子偷偷打量几眼水磨坊，就开始低头找书。他们先查看来时走过的小路，没有；又沿着水渠，一直走到水磨坊的水池下边，在带动磨盘转动的大木轮子跟前找，还是没有。正当他们望着渠水从上面冲下来，哗哗地拍打木轮出神的时候，小华忽然拉拉哥哥小宝的胳膊。

“哎！哥哥，水里冒蓝烟呢！”她悄悄说。

刘小宝和杜平借着手电的光亮，仔细看看淹住半截儿木轮的墨绿色的水面，果然发现一缕缕蓝色的烟雾袅袅上升。

小宝揉揉眼睛，打个哈欠说：“你知道啥！大惊小怪。老师说过，水受热以后，会生成水蒸气的。回去吧！明天再来找。咱们的‘白金牛’等着吃新鲜蔬菜呢！”他习惯把猪草称作猪的蔬菜。

杜平搔搔小平头，眨巴眨巴细长细长的眼睛。他想事儿的时候总是这样。他又往水面上瞟几眼，没说话。走到小路上时，他忽然觉得鼻孔里钻进一股味儿。

“喂！小宝、小华，你们闻到什么味儿没有？”

刘小宝抽一抽圆圆的鼻头说：“嗯，好象有一股什么香味儿，怪馋人的。”

小华也拉住杜平的手嚷：“杜平哥哥，我也闻到香味儿了。哎！真香，真好闻！”

杜平又深深地吸一口气，想一会儿问：“你们说，这是什么香味儿呢？从哪儿来的呢？”

小宝和小华都说不出来。

三个孩子四下望望，附近没有人家。水磨坊前不着村，后不靠店，距离最近的村子，也有二三里地，而且风向不对，香味儿是吹不到这边来的。

“真是怪哉！”杜平皱皱眉头，说了句俏皮话儿。

“杜平哥哥，是水磨坊里……真有鬼吧？”小华紧紧搂住杜平的胳膊，怯生生地嘟哝。

刘小宝一听，火儿又上来了，揉小华一把说：“去去去！胆小鬼！哪儿来的鬼呀？杜平，咱们回学校吧，强伯伯等着收猪草呢！我的眼皮直打架，真困！”

手电的光柱忽闪着，朝着孤零零地蹲在黑暗中的水磨坊最后一次晃了晃，就消失在远处了。

二 不欢而散

刘小宝他们回到学校，又象往常一样，没等敲门，大铁门就“吱呀”一声打开了。对同学们总是和和气气的老校工强海，好象能掐会算，知道他们一定在这时候归来一样，笑容满面地探出枣核形的光头来。

“嗨嗨！小宝、杜平，还有小华，我就知道你们该回来了。快把猪草给我，上我宿舍喝水，早给你们凉下啦！”

孩子们惬意地“嘿儿嘿儿”笑了。强伯伯待他们，真象待自己的孙子一样。就说同学们轮流给猪场打猪草吧，他一听说，立即找到同学们表示：由他负责收集同学们打回来的猪草，再送给猪场值班人。他说他认识猪草，能“验收验收”，保证不让种猪们误吃了有毒的植物。同学们都很高兴，接受了他的请求，不管什么时候打下猪草，都一古脑儿交给他。

强海是单身汉，五十多岁，就住在收发室隔壁的屋子里。去年收发室的张爷爷死后，他又是找校长，又是找书记，主动要求承担了收发信件、来客登记、打铃等好多事儿。大家都称赞他人老心红干劲大呢！

一进强伯伯宿舍，几个孩子象一窝蜂，立即扑到桌子边，一人端起一杯凉开水，“咕嘟咕嘟”就喝起来。嘿！又凉又甜，赛过汽水。杜平喝得猛了点，呛住嗓子眼，转身咳嗽时，看见屋角的碗柜上，放着一只大竹篮，里面盛满又白

又大的馒头，挺馋人的。

“哈哈！可要喝饱、喝够。搞四化也离不开你们呀！一个蛤蟆四两力，咱们都把力气掏出来，管保让那些科学试验的种猪长得又肥又壮，配出来的猪崽呀，个个赛过小牛犊。”老校工的话象蜜糖一般甜滋滋的。刘小宝他们不由得又多喝下几杯。

喝完水，小宝一抹嘴，就要回家睡觉。杜平扒在他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。小宝撇撇嘴，摇摇头，嘟哝说：“瞧你个小心眼儿！水磨坊里能有什么？你真把小华当司令了？”

强伯伯看他俩一眼问：“嗨！你们俩在说什么悄悄话呀？我能听听吗？”

杜平见强伯伯问，就比比划划，把在水磨坊看到的怪事儿说了一遍。最后，他好奇地问：“强伯伯，夏天的水池里，怎么会冒蓝色水气呢？老师说过，严寒的冬天，水池会冒白色水气。还有，那股香味儿，会不会是从水磨坊里跑出来的？”

“对啦！说不定磨坊里真有……”小华见哥哥拿眼瞪自己，不敢往下说了。

屋里静悄悄的。孩子们望着老校工。可他半晌不吱声。他抽燃一锅旱烟，两眼象玻璃球儿似的，骨碌骨碌地转悠；他那长条条脸上，松弛的皮肉蜡一样黄，什么表情也看不出来。小华瞧着，觉得强伯伯今晚的神气真有点儿好笑，好象他也被那座吊死过人的水磨坊吓愣了。

杜平搔搔小平头，忍不住催问：“强伯伯，快说呀！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平时他什么都懂。

强海吸完一锅旱烟，“嗨嗨嗨”地笑起来，慢悠悠说：“依

我看，是你们看花眼了，闻错味儿了。谁不知道，闹什么‘文化革命’那一阵子，有一个女人跑进去上吊死了，血红的舌头吐出来一尺多长。从那以后，一到晚上，里边就有女人的哭声，连麻雀都不往房顶上落。别说这些了，你们都回家睡觉吧！水磨坊那里嘛，今后就不要去了，省得疑神见鬼的，多吓人！万一遇上蛇，伤了人，就更不得了了。”

杜平说：“遇上蛇也不怕。我爸爸说，咱们这儿没有剧毒蛇……小宝、小华，咱们走吧！”

回家路上，三个小伙伴谁也不说话。小宝兄妹打瞌睡，懒得说话。杜平在想心思。不知怎么，水磨坊那黑黝黝的影子，老是在他眼前晃，一会儿象座险恶丑陋的大山，古里古怪；一会儿又象颗小胡桃，妖里妖气。那蓝烟、香味，使他越想越可疑。

“哎！小宝。”杜平叫一声。

“嗯——做什么？”小宝迷迷糊糊地应道。

“你睡着了？”杜平问。

“没……走路还能睡觉？”

“当然能。人们常说的‘做梦娶媳妇’，就是一边走路，一边做梦的。”

“去去去！瞎说八道。”

杜平见刘小宝清醒过来，嘿儿嘿儿直乐：“我又不是说你做梦娶媳妇，别急眼呀！”

刘小宝觉得自个儿吃了亏，扑上去搂住杜平的脖子，就往地上摔。杜平身子骨瘦小单薄，不是圆皮球似的刘小宝的对手，连连说好话求饶，小宝才放开手。

杜平喘口气说：“哎！说真的，我想问问你，刚才强伯伯的

话是不是有点儿怪？”

“怪什么？”刘小宝问。

“你忘了？他说水磨坊里吊死过一个女人，以后里面就总有女人的哭声，还说那哭声多么凄厉，吓得麻雀都不敢往房顶上落。嗨！麻雀怎么知道里边死过人？你说怪不怪！”杜平说。

小宝哼一声，撇撇嘴说：“你真是的！强伯伯不过那么随便说说，你就爱认真，就爱瞎猜乱想，谁还能管得住你。”

杜平耐心地解释说：“小宝，我只是觉得这事儿古怪，应该搞清楚。他的话又有点迷信。”

“瞧！强伯伯又迷信了。你就是喜欢胡猜。”

“老师不是常说，长了脑子就要用来想事的嘛！”

“谁只会专门吃饭？”

“你硬抬杠。”

“我抬杠？好，我说不过你，不说了！”

杜平有些生气了：“你呀！满脑袋瞌睡虫！”

“好好好！我是瞌睡虫，你是诸葛亮！你去思吧、想吧！小华，咱们回家睡觉去！”

刘小宝气得哼着，使劲儿往地上“呸”地吐口唾沫，拉着妹妹，“咚咚咚”地跑走了。

杜平也不客气地“回敬”小宝一口唾沫，气呼呼地转身往家走。

八月的夜空，满天繁星闪烁，象是无数孩子黑亮黑亮的眼睛在眨巴，奇怪！这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，突然不欢而散了。

三 “白金牛”被盗

太阳的光芒，象热烘烘的手掌抚摸着刘小宝的屁股了，他才睡醒。他懒洋洋地坐起来，瞧瞧闹钟，哟！已经八点多钟了。小华不在家。他匆匆忙忙刷了牙，洗了脸，吃个馒头夹鸡蛋，就准备写暑假作业。

忽然，楼梯上响起一阵慌乱的脚步声，仿佛后边有人撵着似的。紧接着，屋门“砰”一声推开了，跑得满脸通红的小华，一头闯进来，慌慌张张喊：“哥哥、哥哥！不好了……不好了！”

刘小宝吃了一惊，忙问：“什么不好了？”

小华气喘吁吁地报告说：“猪……猪，就是‘白金牛’，农学院的‘白金牛’种猪让贼偷跑了！”

“真的？”小宝两眼瞪得溜圆。

小华发誓说：“哄你是小狗！真、真真的。不信你就去看嘛，就是杜平爸爸培育的那一头！”

刘小宝的心里一下子象点着了一把火。他一把推开作业本，冲出门，奔下楼，象一匹脱缰的小马驹，飞一般向农学院的猪场跑去。半路上，他拐到杜平家，可是杜平出去了。他又继续往猪场跑。在几十头试验用的种猪里，他和杜平最喜欢“白金牛”，它真象头小牛犊似的招人爱。它是瘦肉型，配的母猪一窝能生十六、七个崽儿。长大后，一头就有五六百斤重。附近不少工厂、公社、猪场，都排着队请它去配种呢！可现在……

农学院猪场门前，挤满了闻讯赶来的老师和学生。杜平

的爸爸也来了。猪场里面，有四五个身穿雪白制服的公安人员，正忙着勘察现场呢！他们有的细心地观察着地面上杂乱的脚印，有的往小本子上画着什么，还有一位叔叔在给猪场照像哩！

刘小宝钻进人群里，看见老校工强海手里端着烟袋锅，正气愤地骂着偷猪的人。他找了好半天，怎么也找不见好朋友杜平，就挤到人多的地方，听大人们议论。

有人说：“这个小偷真鬼！这么重的大活猪都能偷走，他用什么办法偷的呢？”

有人忿忿地斥责：“这个贼实在可恨！这又不是肉猪，是新品种种猪，偷走杀吃了多可惜！”

一个老爷爷气愤地说：“看来呀！不守法的坏家伙总是有的。大家一心一意干四化，有人就偏偏要趁机捣乱。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！”

接着，好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嚷：“对这号坏人，一定要狠狠打击，不然他还会来破坏。”

刘小宝一边听着，一边在心里骂着偷猪贼。忽然，他想起大人们说，偷猪贼说不定还会再来，一个念头倏地闪出来：哎！要是自己和杜平豁出几个晚上不睡觉，藏在猪场靠墙的那几口大水缸后边，象侦察员那样埋伏着，等偷猪的坏家伙一露面，就……嗨！杜平上哪儿去了？真急人！

小宝正想着，“啪”，脖子上吃了个“脖儿拐”。小宝恼得心里蹿火苗，一回头，又“咯儿咯儿”笑了。

“哎！杜平，你上哪儿去了？”刘小宝急急忙忙问。他们俩，吵归吵，恼归恼，一天不见面，就你想我、我想你呢！

杜平不吭声。他的神情又严肃，又气愤，薄薄的嘴唇紧

紧地绷着。他向周围的人们看看，一摆头，说一声“走”，拉住小宝就往人群外边挤。

刘小宝见杜平没象平日那样说俏皮话儿，心里一紧，一溜小跑紧跟着，杜平往哪儿跑，他也往哪儿奔。

“哎！你到底上哪儿去了？让我好找！”离开人群后，刘小宝又忍不住问。

杜平一边走，一边回答说：“一大早，我上学校找老师问功课。强伯伯正在修理黑板擦，让我给他帮个忙。正干着，就听见隔壁猪场里吵吵嚷嚷的，说什么‘白金牛’让人偷跑了。我又气又急，就赶紧跑来了。”

离人群远了，刘小宝四下看看，挺神秘地压低嗓门儿说：“喂！你不要讲了。听我给你说件大事儿。哎！咱们再走远一点说。”

两个小伙伴互相搂着肩膀，一直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。刘小宝又朝四下看看有没有人，这才说道：“杜平，我想出一个……对付偷猪贼的好主意。”

杜平一听忙问：“什么好主意？快给我说说。”

“大人们都说，那个偷猪贼说不定还要来的。嘿嘿！我有个办法：咱俩悄悄地在猪场里面埋伏起来，就象解放军的侦察员抓敌人的‘舌头’那样，等偷猪贼刚要动手的时候，咱们就猛地冲上去，你搂他的后腰，我抱他的腿，看他往哪儿跑！这办法好不好？”小宝越讲越有劲儿，眉飞色舞的。

杜平听着，听着，心里也热起来。他明白伙伴的心情。爸爸花费那么多心血培育的种猪被偷走，他不光气愤，更恨不得象刘小宝想象的那样，一下子就抓住偷猪的坏人，扭送公安局。可是，仔细想想，他的心又凉了。

“嗯，你这是个好主意。可是……你知道偷猪贼哪一天再来呢？”杜平搔搔小平头问。

“这个？那谁知道，等呗！”

“等到哪一天呢？万一，那偷猪贼不上咱这儿来，跑到别处偷去了怎么办？”

刘小宝被杜平问住了，只好爽爽快快地承认：“唉！到底还是你的脑子里想事儿多，不亏是个小‘诸葛亮’。那你说咋办吧！让偷猪贼白白偷走‘白金牛’？”

杜平笑笑说：“你就爱抬硬杠。走，上我家去，我给你看一样有趣的东西。”

到了杜平家，杜平领小宝进了自己的小屋，又小心地从里面锁上门，才小心翼翼地从小裤兜里摸出一个小纸包，伸到小宝面前打开。里面，是几块指头大的馒头块儿。

小宝糊糊涂涂地问：“你拿它干什么呀？”

杜平神秘地说：“哎！你闻一闻。”

刘小宝刚把圆圆的鼻头凑到馒头块上，立刻叫起来：“哎！怎么有酒味儿？哪来的？”

杜平笑一笑，慢腾腾地说道：“这个呀，是我在猪圈里拾到的。你想知道详细经过吗？待我从头儿说起。”接着，他摆开说故事的架势，咳嗽一声，就有鼻子有眼地讲了起来。

杜平急急忙忙地从学校赶到猪场时，农学院的治保委员，正陪着公安人员勘查现场哩！为了保护被盗现场，使公安人员尽快找到破案线索，无关的人和小孩都不能进猪场。杜平只能站在场门外向里张望。他想来想去，总觉得那么大一头活猪被人偷走，有点儿难以想象，里面一定有什么窍门儿。他东转转，西看看，瞅个空子，“哧溜”，就钻进了猪圈。